

记者手记 | 救援离开火神山的艾滋病人

财 caixin.com/2020-03-11/101526922.html



【财新网】（记者 苑苏文）“我起来了……今天好难受。”三人微信群收到一条信息和一个含泪的表情。3月10日清晨，信息来自躺在紫荆医院的姚海（化名），他靠吸氧和吃饭已经挺过两个晚上。

这是个最小限度的群，里面只有三个人：姚海、黄豪杰和我。黄豪杰是专门帮助特殊群体的社工，两天来他联系了十多家单位，终于给姚海找到了转院治疗的通道。我是个记者，无法起任何作用，只能默记、附和、安慰。

紫荆医院是综合性医院，对新冠合并艾滋导致的肺炎束手无策。3月8日，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，姚海从住了27天的火神山医院出院。医生根据肺部CT将他评估为新冠肺炎重症患者，之后检查新冠病毒核酸单阳性，治疗一阵后，复查三次新冠病毒核酸都转阴，但肺的纤维化难见好转，他的血液里也没有新冠病毒抗体。医生进一步筛查，发现了艾滋病毒抗体（HIV ab）弱阳性。

艾滋病也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，在姚海的出院记录上，火神山医院建议他到“专科医院”就诊。病毒入侵人体，免疫系统与之战斗产生抗体，若存在免疫缺陷，战斗力便被削弱，抗体数量减少或消失。姚海的艾滋病毒抗体显示弱阳性，新冠病毒抗体更无显示。有医生推断，他的免疫系统已接近垮塌。

但离开火神山之后，姚海没能转入专科医院。3月8日下午，姚海想获得治疗，他发微博求助，隐瞒了感染艾滋病毒的情况，自称被火神山骗着出院，离奇的情节引发关注，义工黄豪杰联系上了他。3月10日下午5点，在黄豪杰多方联系下，姚海再次被抬上救护车，最终住进了能治病的金银潭医院。

被回避的真实处境

3月10日早晨起床后，得知能在今天转院，姚海决心不吃饭。离开火神山时，他因救护车上供氧不足而大小便失禁，这次想减少狼狈，决定不往肚子里存货。

人在崩溃时，更不愿直面自己真实的处境。在火神山医院，姚海被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（核酸+）、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（待确诊）。但他闭口不提艾滋病。“我现在急迫需要治疗新冠病毒肺炎的炎症风暴，因为无法呼吸，然后好了就再查HIV。”

3月8日下午发微博实名求助时，姚海也隐瞒了可能有艾滋病的事情。他发出的消息称，火神山医院骗他，承诺给他转到可以用血浆治疗的好医院，骗他签字，出院后他却被送到紫荆医院，没有血浆治疗，没吃没喝，吸氧收费。姚海回避艾滋病，也在回避歧视，这类信息是个人隐私，医生甚至不能告知家属。

姚海发出微博不久，由于情节离奇，许多志愿者与他联系，后来火神山医院给他去电抗议，他删了微博。我接通姚海的电话后，才知道了艾滋病的事情。真实的情况是：火神山怀疑他有艾滋，才把他转出来，但紫荆医院不是治疗艾滋病的专科医院。

姚海坚持强调，引发无法呼吸的“白肺”是新冠病毒导致的，不会是艾滋，但他又会突然间情绪低落：“难道我得这个（艾滋）病就该死，就不被救助？”

火神山开具的出院记录记载，姚海2月20日咽拭子检测2019-nCov结果为单阳性，在一系列治疗后，2月25日、2月29日和3月3日复查咽拭子，核酸都为阴性，但并未检测出新冠病毒抗体。3月7日血液检查显示HIV ab初筛阳性。“现患者因治疗需要办理出院”。

3月3日国家卫健委发布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（试行第七版）》，其出院四条标准是：体温恢复正常3天以上、呼吸道症状明显好转、肺部影像学显示急性渗出性病变明显改善、连续两次呼吸道病原核酸检测阴性（采样时间间隔至少24小时）。因此，姚海三次病原核酸检测阴性，或许被视作体内新冠病毒已经控制。

复杂的合并感染

姚海的母亲曾拨打市长热线投诉，询问为何让肺病严重的儿子出院，对方联系火神山医院后，向他透露了姚海可能感染艾滋病的情况。姚海的母亲是下岗工人，对艾滋病的了解不多。她推测，姚海以前在宠物店打工，帮人洗猫狗，曾被咬过也没有去打狂犬疫苗，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感染了什么病毒。她还提起，姚海得过皮肤病，她带去看治好了。

1月20日，电视里的钟南山宣布新冠病毒人传人，那天开始，姚海就发高烧，最高到39.5度。他曾经在家里晕了过去，被救护车拉到医院，用除颤仪抢救了回来。后来他排到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，但结果是阴性，无法住院。“那时候武汉正发病，床位都是爆满的。”

2月5日，国家卫健委发布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诊疗方案（试行第五版）》，CT影像结果被纳入湖北省临床诊断标准中。2月11日，姚海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的临床诊断病例，被收入火神山医院。胸部CT检查显示，他的两肺多发渗出，入院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（重型）。

增加上艾滋病毒的变量，姚海的肺炎原因就复杂了起来。约一半的艾滋病人会并发卡氏肺囊虫肺炎，卡氏肺囊虫广泛分布于自然界，通过空气和飞沫传播，正常人因有抵抗力，感染后不构成威胁，但对有免疫缺陷的的艾滋病人却是主要的病死原因。这种肺炎在CT影像学中的

表现也是白肺。

一位医务工作者分析，姚海身上可能有三种情况，分别是只有艾滋病毒感染、艾滋病毒和新冠病毒合并感染，以及只有新冠病毒感染。但由于姚海曾经检测出新冠病原核酸单阳性，以及艾滋病毒抗体弱阳性，第二种情况可能性比较大。

不论是哪种病毒侵袭，姚海的肺都已遭受重创。他曾经试着把输氧管拿开，监护仪上的血氧饱和度迅速从95%降了下来，大约每秒钟降低两个百分点。但新冠和艾滋所受待遇不同，离开火神山医院后，姚海不再作为新冠肺炎患者享受免费治疗。在紫荆医院吸氧，每小时收费8元，他因为生病丢了工作，靠花呗支付。转入金银潭后，他的父母决心找人借贷。

失联多年的艾滋感染者

姚海是武汉武昌区人，37岁。黄豪杰想起来，大约五年前，他在为社工组织找场地办活动时，与开民宿的姚海有过一面之缘。姚海养了四只猫，被住客形容成“温柔的花美男”。姚海也很快想起黄豪杰，双方建立了信任，姚海终于提起，十几年前，他测过HIV，是阳性。

姚海是家中独子，没有结婚，也没谈女朋友，他的父母是下岗工人，父亲糖尿病多年，也因疫情无处医治。

黄豪杰是90后，是武汉市武昌区为先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负责人。这家机构成立于2011年，2015年5月在武昌区民政局注册登记，在疾控中心的指导下，承担艾滋病防治、性少数人群服务的功能。截至2019年10月底，武汉常住居民累计报告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6659例，其中现存活5953例。

姚海说，那是很多年前，他在“地堡酒吧”被人叫住检测过。“我以为是骗子，骗我买药的。”姚海把确诊电话置之脑后，十几年来从未服用过抗病毒药物，这令他如今发病罹患卡氏肺炎的可能性又增加了一层。

3月8日晚，黄豪杰联系了湖北省疾控中心。第二天，姚海的情况得到了核实，他的确是一位多年前被记录的艾滋病毒感染者，只是换了手机号。这种情况并不少见，“很多人不相信自己感染HIV的。”黄豪杰说，平时的工作中，时常有人被筛查出来是阳性后，接到疾控中心打来的电话后破口大骂，“骂别人是骗子，精神病之类的”。他说，在得知艾滋病毒阳性的第一时间，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，也有人换了手机号，难以追踪。

艾滋病毒感染者是个悲惨的标签，谁都不想贴在身上。如果身份暴露，普通人会躲避，去医院甚至会被拒诊。在武汉，给他们开放绿色通道的则只有金银潭医院和中南医院。但武汉封城后，这两所医院都被重症新冠肺炎病人挤满，病发的艾滋病人更无处可去。

黄豪杰回忆起封城初期的一个求助，那是个家在外地、在武汉工作的艾滋病毒感染者，近几个月莫名瘦了40斤，猜测是对抗病毒治疗产生了耐药，走到了艾滋病的发病期。武汉封城后，这个虚弱的病人给他打来电话，想寻求帮助，住进医院，但他无能为力，只好转给同事，然后希望忘记此事。

“成功转院”的背后

这两天的清晨，黄豪杰格外关心小群里姚海是否有动静。他曾见证艾滋病人并发卡氏肺炎迅速的死亡过程，那是一个“又年轻又帅”的杂志主编，住院的前一天还在上班，卡氏肺炎在他身体内爆发后，他在住院的第五天死亡。

姚海没意识到自己病情凶险，在紫荆医院，即使只有氧气维持，他还把吃剩的盒饭喂给闯进病房的流浪猫。黄豪杰已经争分夺秒地行动起来，他最先咨询了金银潭医院的医生，对方答应他，可以收治这个艾滋合并新冠病毒阳性患者，但无法私自接收，需要武汉市防疫指挥部协调。于是在3月9日这天内，黄豪杰联系了自己机构的所有人脉，这些人脉包括但不限于：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（UNAIDS）、湖北省疾控中心、武汉市疾控中心、武汉市卫健委、武昌区疾控中心、武昌区防疫指挥部、武昌区卫健委，武昌团区委。

湖北省疾控中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黄豪杰第一次联系时，其主任承诺“想办法帮忙”，随后黄豪杰联系了曾经合作课题的UNAIDS，后者又催了这位主任一把。“原本是尽力帮忙，现在是卖力帮忙。”黄豪杰说，湖北省疾控很快联系了湖北省卫健委，后者协调联系了武汉市防疫指挥部医政处，医政处联系了金银潭医院，打通了转院通道。

这中间还发生了插曲。黄豪杰联系武昌团区委工作人员帮忙时，对方很操心，但也不知应该如何帮忙，只好告诉他，有20台空气净化器可以捐给紫荆医院。黄豪杰把净化器的捐赠信息告诉紫荆医院院长后，感受到对方的态度变得好很多。院长此前在电话曾怀疑黄豪杰是骗子，在黄豪杰的反复追问下，院长才说出了些实情。“他说姚海‘肺炎也重，艾滋病也重’。”黄豪杰模仿起院长半开玩笑的无奈语气说，“他一直强调最好能（把姚海）转走”。

3月10日下午5时，姚海被救护车送至金银潭医院，成功办理了住院。由于他是已被核实的艾滋病毒确诊阳性患者，因此能立刻进行抗病毒治疗。当晚，医生对他抽血进行了全面检查，之后开始输液。

“最起码有活下去的机会了。”对姚海的救助成功，稍微冲淡了黄豪杰心头的无力感。“彻底没救的那没关系。这种就是可以救，如果没帮好。那就很遗憾。”

新冠疫情爆发，令武汉城内的艾滋感染者更不好过，总体上都在勉强度日。黄豪杰说，姚海是他遇到的最严重的两种病合并的患者。而他所知道的感染上新冠病毒的艾滋病毒感染者，很少有重症，那些特殊但轻症的患者们，都通过社区在方舱医院获得了治疗，由于怕拒诊，他们都隐瞒了携带艾滋病毒的情况。在隔离点和方舱医院，一般不会检查患者血液中是否有艾滋病毒。

事实上，艾滋病防控一直是个难题，而社会的歧视态度令防控难度增加，传播风险反而升高。

而疫情中，艾滋患者一旦说出实情，获治疗的机会更加受限。黄豪杰有一个朋友，由于感染艾滋病毒，平时偶尔会发烧，在疫情期间，发烧是大事，于是他被送到了医院。到了医院，朋友如实报告了感染艾滋病毒的情况，果然就没被留下住院，而是被赶到了酒店隔离了20天。

令黄豪杰最担心的，是疫情导致的断药。武汉封城后，艾滋病抗病毒药物虽然供应充足，但需要感染者去金银潭医院取药，许多感染者怕在医院感染新冠病毒，就不再出门，他虽然组织志愿者送药，但无法顾及所有。

“害怕断药的原因，就是如果你药吃一吃就不吃了，或者说你经常漏服，中间中断的话，就很容易导致耐药，进而导致发病。”他说，在武汉新冠疫情期间断药的这一批人，其耐药性将会在半年后显现出来。“卡氏肺炎同样凶险，你也看到了。” □

此文限时免费阅读。感谢热心读者订阅财新通，支持新闻人一线探求真相！成为财新通会员，畅读财新网！

更多报道详见：[【专题】新冠肺炎防疫全纪录（实时更新中）](#)